

從拉岡的「象徵秩序」思考全民國防教育¹

From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Order to Think the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¹

王槐仁²
Huai-Jen Wang²

¹ 本文曾於 2017 年 5 月 6 日「2017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之研討會中發表；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斧正與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更加精進與完整，謹致最誠摯的謝意。

²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組

¹ This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 of “Tamkang Schoo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7 annual events” on May 6, 2017. I also thank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 members for their valuable advice, which made this article more refined and complet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²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French anthropologist Claude Lévi-Strauss proposed that every society is subject to a series of related signs, roles and rituals as a basis. The French psychoanalyst Jacques Lacan called that this series is a symbolic order.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order refers to an established society that we must adapt to the system of relationship in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take symbolic order as a research approach to think and analyze the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civilian in it and takes Switzerland and Israel as models to Explore how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should establish a consensu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defense.

Key Words: symbolic order, signs, roles, rituals and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摘要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托認為，每一個社會皆受到一系列相關的符號、角色與儀式所規範作為基礎。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傑克·拉岡稱此系列為「象徵秩序」，象徵秩序的概念是指一個既定存在的社會，而這個社會是吾人必須去適應關係體系的社會。本文以拉岡的象徵秩序作為研究途徑，從本質上去思考與分析全民國防教育，探究在全民國防教育中，國軍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以瑞士與以色列作為模型，探討軍民應如何建立國家安全與國防的共識。

關鍵詞：象徵秩序、符號、角色、儀式、全民國防

壹、前言

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在孫子兵法始計篇章中，所謂「兵者」，意為軍事，或是戰爭，廣義解釋則為整體的國家防禦作為，簡稱為國防；而「令民與上同意」，則是指在國家上位者有責任教育人民，讓人民和自己對於國家安全具有相同的理念，能抱持著同舟一命而不畏懼任何危險的共識與精神，共同捍衛國家。(徐瑜，1983)而這也就是全民國防教育的最終目標——軍民一心的全民國防。

一般而言，當吾人在思考全民國防教育時，通常會直接地將全民與國防以二分法的方式，劃分國軍為施教者，人民為受教者，並以此作為全民國防教育角色的定義與分類，進而形成合理的權責劃分，即國軍負責將國防軍事現況運用多元的教育方式傳達給人民，使人民能夠對國軍所扮演的角色、部隊平時的演訓工作或是國防軍事武器的作戰能力，具有基本的概念與常識。此種作法是現今一些先進國家實行全民國防教育的模式，例如，美國和法國的國防部會定期性的開放軍事基地，邀請民眾參觀國軍的軍事武器與裝備；或是透過夏令營的方式，讓一般民眾與青少年能體驗短期的軍事生活與訓練等。此種模式與我國目前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方式有相似之處。

在國際政治軍事舞台上，美、法二國是世界上具有核子武器的軍事強國，在政治上，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軍事上，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家。因此，在現今的國際社會中，對於美、法二國而言，並無明顯而立即的威脅情勢。反觀我國國家安全的情勢則存在著一些不同之處，首先是，在臺灣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局從未放棄以武力犯

臺的言論，並且共軍曾具體的對臺灣進行二次大型的軍事演習，其一是在 1995-1996 年間，人民解放軍分別向臺灣外海試射導彈以及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海軍則緊急調派兩個航母戰鬥群進行因應，導致所謂的「1996 臺海危機」，嚴重的威脅到臺灣社會的民心與經濟發展；其二是近年來，共軍不定期派遣軍艦與戰機繞行臺灣附近海、空域，並且進行軍事操演，造成兩岸之間軍事緊張的情勢，足見中共對臺灣的軍事威脅未曾減輕。另一方面，臺灣南方相隔巴士海峽的國家菲律賓於 2013 年 5 月 9 日，在兩國主張之專屬經濟海域重疊的區域，菲國公務船對我國漁船「廣大興 28 號」逕行機槍攻擊，造成我國漁船受損與漁民傷亡，此事件發生後，我國立即派遣海軍與海巡等艦艇編成聯合艦隊，在菲律賓附近海域宣示我國護漁的決心，顯見我國與菲國之間的關係，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尤其是菲國總統杜特蒂於 2016 年訪問中國，2017 年 1 月初俄羅斯軍艦訪問菲律賓，並與菲國海軍進行聯合軍演等舉措，皆是增加我國與菲國之間關係的變數，亦是我國必須正視的潛在威脅。至於，在臺灣東部海域的部分，臺、日之間的關係，除了對於釣魚臺主權長期存在著爭議之外，雙邊發生海上衝突事件的案例則是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我國「東聖吉 16 號」漁船在沖之鳥礁附近的公海進行捕魚作業時，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公務船登檢及扣捕，船長被關進拘留所並遭日方脫光衣服搜身，直至船長的家人匯款 176 萬元新臺幣到日本，日方才決定放人。關於在南海海域中的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我國不僅擁有主權，並已派軍駐守多年，然而，菲律賓、越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對外宣稱具有太平島的主權，由此可見，南海的緊張情勢對我國捍衛的領土主權亦是出現相當嚴峻的考驗。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國家安全的鞏固

與維護，主要是取決於國力的展現，而國力的展現，除了有形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之外，還包括無形的全國軍民團結一致的力量與同仇敵愾的士氣，而此力量與士氣則是有賴於全民國防教育對於社會所進行的規範與作法。因此，在盱衡我國的情勢之後，當吾人在思考全民國防教育時，所應取法的國家，不應是美、法等強權國家，而是應參考學習中小型國家的成功案例，例如位於中東的以色列與歐洲的瑞士。因為在不同國情的前提之下，吾人必須調整思維，因應我國的國情，思考如何透過有效的全民國防教育方式，實踐軍民團結一致，共同建立國家安全的防衛體系？

雅克·拉岡(Jacques Marie-Emile Lacan)是二十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被奉為是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詮釋學與後現代主義的大師，在西方學術界和理論界皆占有一席之地，對於現代精神分析學與現代西方思潮有相當卓著的貢獻。檢視國內研究全民國防教育之文獻，多以採取比較研究法或是採樣我國高中軍訓課程之量化研究法。本文則試圖以拉岡的相關思想與論述作為研究之理論基礎，透過文獻與資料的蒐集、整理、閱讀與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以拉岡提出的鏡像階段與象徵秩序作為思考全民國防教育之研究途徑。思考的面向區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分析研究對象（即全民國防）的結構，其次是思考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第三是思考政府與國軍如何透過有效的教育過程，將國防的正確觀念與訊息傳達給人民，並取法瑞士與以色列全民國防之實證。最後在結論中提出建立與整合國軍與人民對於國家安全之共識，應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整體國防政策，方可達到全民國防教育的最終目標。

貳、從鏡像階段到象徵秩序

本節擷取拉岡的主要論述，思考國軍與人

民在全民國防教育中的結構關係，內容區分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特徵、鏡像階段與象徵秩序三個部分，分述如次：

第一個部分，在1960年代法國的知識界，結構主義思潮處在學術的主導地位，拉岡則是以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家而著稱於世，(王國芳、郭本禹，1997)關於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特徵，分述如下：

- 一、關係決定要素：拉岡認為研究對象內部的諸多要素，以及對象與對象之間，處於複雜的關係網絡之中，因此，只要能說明關係，便可適當地解釋整體、部分和要素，於是關係對於要素有優先的重要性。
- 二、秩序就是本質：對於直接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東西，僅是現象或表層結構，因此必須藉助理智力量所掌握的深層結構，這才是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內在秩序，而秩序是研究對象內部結構的方式。
- 三、重模型輕事實：拉岡認為實際事物是透過間接的符號表現出來的，必須把對事物的研究從觀察描述層次提高到模擬化或模型化的層次。
- 四、用「共時性」(synchrony)代替「歷時性」(diachrony)：強調從橫向而不是從縱向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結構，試圖從複雜現象中發現恆定的結構規律。共時性是指一個系統應獨立於時間變化之外(之上)而進行研究，而歷時性則與共時性相反，一個系統的變化為另一種狀態，用轉換規則對歷史過程作出分析，意即結構主義者不將研究對象放在歷史與時間變化中進行研究。(杜聲鋒，1997)

應用上揭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特徵思考全民國防教育：

- 一、在關係與要素中，全民國防教育中的要素國軍與人民，因此說明軍民關係之後，便可適當地解釋全民國防的整體、部分和要

素。

- 二、在秩序的本質中，全民國防教育是表層結構，深層結構與秩序則是維護國家安全。
- 三、在重模型輕事實方面，以觀察他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成功案例作為模型，將有助於提升我國在全民國防教育的思維與作法。
- 四、在共時性與歷時性中，教育國人以共時性的態度維持國家安全，以歷時性的觀念因應國家的多元威脅，期能建立「全民皆兵」的國防制度。

第二個部分是鏡像階段 (le stade du miroir)。鏡像階段理論是拉岡研究工作的總結，也是拉岡進入精神分析領域後的第一個創見和貢獻。在拉岡的鏡像階段中，「自我的功能」是承襲佛洛伊德而來，概念則是直接藉由法國兒童心理學家瓦龍 (H. Wallon)，並以精神分析學的術語給予重新解釋，他不僅接受瓦龍的鏡像觀，並且將鏡子發展為一種象徵性的東西，在鏡像階段中，拉岡發展出一種自我與他人的想像二元關係 (dyadic relationship)。(杜聲鋒，1997)

簡單的說，鏡像階段是指兒童 (6 至 18 個月) 逐步地能辨認出自己身體 (在鏡子中) 的影像，從而逐漸獲得自己身分基本認同 (identification fondamentale) 過程的經驗，同時也是在兒童心理學中，研究嬰兒的自我意識所使用的方法之一。基本上，這個過程需要經歷三個時期：

- 一、初期階段：在此時期，兒童將鏡中自己的影像感知為一個現實事物，並認為這個事務不斷地接近他；在此階段中，兒童的經驗是將自我與他人混淆，兒童是處於想像虛幻的領域。
- 二、中期階段：在此時期，兒童對自己身體的確認開始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他發現鏡中的那個「他者」，僅是一個影像 (image)，

並非是一個實在的事物；在此階段他已經可以將影像從他者的現實性區別開來。

- 三、後期階段：在此時期，兒童將前兩個時期所獲得的經驗加以深化與具體化，不僅可以將鏡中的反射看成是一個影像，而非一個現實的事物之外，並且能確認那個影像就是自身的影像，而非他人的影像；此外，兒童能透過鏡子的影像來認識自己，把自己的身體視為一個整體，整體的影像即為自己身體的表現。

綜合而言，在初期，兒童將鏡中的影像視為一個現實的事物；中期，他將鏡中的影像視為另一個實體的他者；最後，他發現鏡中的影像是自己的影像，從而確認鏡中的影像和自己的整體性，此即為鏡像階段中兒童對於自我的辨認，亦是一個經由結構而產生對自身主體的學習過程。(杜聲鋒，1997) 透過拉岡鏡像階段的論述，投射在全民國防教育之中，思考與分析國軍與人民的結構關係：

- 一、在初期階段，大多數人民的感知是，人民就是人民，國軍就是國軍，國防事務是國軍的職責，與人民無關。
- 二、人民經過義務教育之後，進入中期階段，逐漸瞭解到，人民與國軍是有結構關係，即是人民有納稅的義務，國軍有責任捍衛國家主權與保護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
- 三、倘若透過正確而有效的全民國防教育之後，進入後期階段，絕大多數人民可以學習與體認到，軍民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國防事務與國家安全必須仰賴全國軍民的團結與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國防力量，人民的權益才能得到最完整與堅實的保障。

第三部份是象徵秩序 (L'Order Symbolique)。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斯陀 (Claude Lévi-Strauss) 認為，每一個社會皆是受到一系列相關的符號 (signs)、

角色(roles)與儀式(rituals)所規範，拉岡以上揭的論述作為基礎，將一系列的相關符號、角色與儀式稱之為「象徵秩序」(the symbolic order)。拉岡認為，倘若孩童欲在社會中獲得充分的發展，就必須經由語言來內化象徵秩序，而愈是能臣服於社會的語言規範(rules)，則規範愈會銘記在其潛意識之中；換句話說，象徵秩序是經由個體的規範來調節社會，只要個體說的是象徵秩序的語言，則社會將會以相當穩定的形式而重製。此外，拉岡之所以強調象徵秩序中潛意識的接受與內化，是因為對他而言，象徵秩序就是社會，而這個社會在我們出生之前即已存在，並且必須是我們適應的關係體系。(Rosemarie Tong 著，刁筱華譯，1998，)從象徵秩序的論述中，思考全民國防教育，或許可以投射在於政府與國軍透過教育的方式，建立人民對於國家安全與國防觀念的共識，逐漸的形成拉岡所謂的規範，並在重製的過程中，逐漸內化在人民的潛意識之中，而形成一種秩序。在後續的章節中將會針對「象徵秩序」作更為詳細的討論，並舉瑞士和以色列為範例。

參、從拉岡的思想探討全民國防教育

在拉岡的論述中特別強調，對於研究對象的結構，必須先說明關係，才能適當解釋整體、部分和要素，因此關係對於要素有優先的重要性，而對於結構之間的關係，拉岡則是運用了「隱喻」(métaphore)與「換喻」(métonymie)兩個概念，本節將依循此概念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全民國防教育。

首先，隱喻是一種語言活動的形象，在傳統的修辭學中，隱喻被分在話語的比喻之中，是透過兩種途徑來製造出新的意義：其一是，在對兩個意義進行組合時，用其中意義更廣泛的一個取代另一個；其二是，運用一個新的意義來替代另一個意義，即經由「濃縮」而進行替換。在此兩種途徑中，隱喻的轉換都是透過

兩個詞項之間內在的相似關係或是類似關係而進行之；例如，拉岡在其著述中以「雪」來隱喻「純潔」；假設以「安全」來隱喻「國防」，則可演繹出「全民國防教育」即是「全民安全教育」。另一個概念則是換喻，它同樣是透過兩個途徑來製造意義：其一是，它將兩個意義進行組合，用其中一個取代了另一個；其二是，運用一個新的意義替代另一個意義，新的意義把舊的意義轉移和更換，即是經由「轉移」而進行替換。此轉換是透過兩個詞項之間外在的因果、空間、時間鄰接性而進行；例如，拉岡在著述中以「帆」是船的一部分，可替換「船」的整體；若是以「國軍」是國防的一部分，則可換喻為「國防」的整體概念。(杜聲鋒，1997)

透過隱喻與換喻的概念，將有助於在思考研究對象的結構關係，因為國軍是國防結構的一部分，亦是推動國防教育的施教者，而人民則是接受國防教育的受教者，至於教育的內容是全民國防的概念，教育的目的則是達到全民安全。因此，政府或國軍在思考全民國防教育時，必須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使人民逐漸瞭解「全民國防」即是「全民安全」，既然是全民的安全，理所當然必須仰賴全民對於國防的重視與共識，因為國防不僅僅是國軍的責任，亦是全體人民的責任，國軍和人民皆是屬於國家的一部分，是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其次，在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本特徵中，拉岡強調「秩序」就是本質，他認為人的行為是由結構所決定，當自我進入結構之中後，將會依結構的秩序而成型。(王國芳、郭本禹，1997)至於「象徵」的概念，拉岡運用李維斯陀的詮釋，認為象徵是指一個結構所屬的氛域，或是其所建立的法規，且象徵可被定義為「文化的調整功能」(fonction ordonnatrice de la culture)。因此，他認為透過象徵的作用，方能奠定人類社會的基本法規。(杜聲鋒，1997)前揭提及拉岡透過李維斯陀所提出在每一個

社會皆是受到一系列相關的符號、角色與儀式所規範的論述，稱之為「象徵秩序」，以下將分別敘述之：

一、符號：符號是由「能指」(signifiant)與「所指」(signifié)二個部分所構成的結構，向主體表達一個對象。其中能指是指符號的音響和視覺形象，是可以感知的；而所指則是符號的心理形象，是不可感知的，是被「隱藏著」的，也就是觀念或概念。(杜聲鋒，1997)例如，「國軍、軍艦與軍機」是符號中可感知的視覺形象部分，即能指；而「國防安全與威脅」則是符號中不可感知的心理形象部分，即所指。

二、角色：國家社會由全體人民所建構而成，在全民國防教育中，社會的結構大致分成三個重要的角色，分別是國家元首、國軍與人民。「國家元首」是國軍之最高統帥，倘若一個國家欲在國家安全或軍事戰爭的過程中能作到軍民團結、上下一心，前提是國家元首必須重視國防與全民國防教育，因為國家元首是凝聚社會力量最重要的角色；第二個重要的角色是「國軍」。在全民國防教育中，國軍是施教者，除了必須具備專業的軍事素養與技能等有形力量之外，還必須具備無形的力量，這個無形的力量包括國軍的使命感與榮譽心，即捍衛國家與保護人民的使命感，和在個人行為上培養有操守、有氣節的榮譽心，唯在有形與無形的力量支持下，方能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過程中，獲得人民的信任，有效且順利的遂行任務；第三個重要的角色是「人民」。首先，人民必須體認有國防才有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就是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也是全國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其次，無論是「徵兵制」或是「募兵制」，國軍部隊皆是由人民所組成，因此，具備全民國防的知識與支持全民國

防教育是全國人民應有的責任。

三、儀式：拉岡認為象徵秩序是經由個體的規範來調節社會，他並且強調內化的過程，即愈能臣服於規範之中，則愈能銘記在潛意識之中。全民國防教育便是國軍透過教育的儀式，將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的概念傳遞給人民，使此規範能內化在人民的潛意識之中。

肆、二個模型：取法瑞士與以色列

前揭提及，拉岡在結構主義方法論中強調模型的重要性，由於瑞士與以色列二國均是中小型國家，並且是十分重視與落實全民國防教育的國家。其中瑞士位於歐洲的地理中心，在世界第一、二次大戰期間，卻未曾發生戰爭，原因在於瑞士對外申明其中立的立場外，然而更關鍵的因素是由於瑞士人民隨時都在準備作戰；至於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國家，周邊國家皆為信奉伊斯蘭宗教的阿拉伯國家，且與巴勒斯坦的領土紛爭不斷，然而以色列卻能轉危為安，獨自對抗整個阿拉伯世界，究其原因，除了美國等一些軍事強國的支持之外，以色列軍民強烈的國防意識和高度的戰略觀念無疑也發揮關鍵性的功能。(孫國祥，2007)因此，本節以瑞士與以色列二個國家作為參考模型，以下將透過象徵秩序中的符號、角色與儀式三個部分，分別描述兩國在全民國防教育的政策與執行現況。

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部分。

(一) 瑞士：位於中歐內陸的中小型國家，是國際公認的中立國家，面積為 41,277 平方公里，東鄰奧地利，南接義大利，西接法國，北毗德國，邊界全長 1,770 公里，人口約 818 萬人；2017 年，瑞士的 GDP 為 5,231 億美元，人均的 GDP 為 62,100 美元，自 2014 至 2018 年，瑞士的國防支出介於 GDP 的 0.66% 至

0.68%，國防軍種為陸軍與空軍，軍隊人數約 4 萬人。(Americ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7) 在瑞士 2016 年國家安全的報告中指出，在整體的觀察國際情勢後，評估可能對瑞士的國家安全形成威脅因素包括：歐洲整合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歐洲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新衝突，以及其中東的危機局勢，此局勢包括逐漸提升的移民活動和加劇的恐怖威脅，皆會對歐洲國家造成直接的影響，此皆是置身在歐洲的瑞士所必須關注的國安情勢。報告中值得一提的是，瑞士國防部大篇幅聚焦在中國力量的崛起，分析內容包括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發展等，足見瑞士在評估國家安全的全面性與前瞻性，不僅著眼於當前的國際情勢與歐洲國家的近期發展，對於中國長期發展可能對瑞士所造成的影響亦相當重視。

(Switzerland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 2016)

- (二) 以色列：位於中東，土地面積約 20,700 平方公里，北靠黎巴嫩，東瀕敘利亞和約旦，西南鄰埃及，西邊與地中海相連。人口約 817 萬人，2017 年，國家的 GDP 為 3,171 億美元，人均的 GDP 為 36,400 美元，自 2014 至 2018 年，國防支出介於 GDP 的 5.96% 至 4.35%，以色列國防軍 (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 包含陸、海、空三軍，其中海、空軍由陸軍所管轄。二戰後，英軍撤離巴勒斯坦，聯合國建議將該地區劃分為阿拉伯與猶太國家。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國，隨後在多次戰役中擊敗阿拉伯的軍隊，但亦造成以色列與鄰近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紛爭，始終無法平息。因此，

以色列自建國半個世紀迄今，共歷經過五次大型戰爭和其他無數的小型衝突，位於阿拉伯國家環伺的以色列，時時處於警戒的備戰狀態中。(American CIA, 2020)

- 二、角色：在全民國防的範疇中，角色包括政府、國軍與人民的結構關係。瑞、以兩國政府制定法律，規定人民必須服義務兵役。

- (一) 瑞士：依據瑞士的聯邦憲法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規定，凡是年滿 19 至 26 歲身體健康的男性公民，皆必須服義務兵役，但是凡年滿 18 歲的男性和女性的公民可自願從軍服役，每位男性在服役期間必須接受 18 週的強制性訓練，下部隊後必須服役至少 260 天，退伍後十年內將間歇性的接受 7 次的召回訓練，每次訓期為 3 週。(American CIA, 2017)
- (二) 以色列：依據以色列《兵役法》(Israeli Defense Service Law) 規定，以色列國民年滿 17 歲可服自願兵役，年滿 18 歲須服義務兵役，兩性皆須服義務兵役，不同的是，男性義務役役期為 32 個月，女性則為 24 個月，若是服軍官役者，其役期為 48 個月，對於專業科別的兵役，如飛行員則需要特別簽約，服役的役期為 9 年，至於備役的年限，男性為 41 至 51 歲，女性則為 24 歲。(American CIA, 2020)

- 三、儀式：教育是使規範能內化在全體國民的潛意識之中。

- (一) 瑞士：瑞士雖是一個中立的國家，但是卻相當重視全民國防教育、全民軍事素質與發展國家總體防禦的國家。因此，瑞士政府一方面希望透過全民在平時建立國防意識的培養和維持，以做好隨

時因應任何反侵略戰爭之準備，此舉不僅是為了爭取戰場上的勝利，更希望能嚇阻潛在侵略者的意圖，使其在評估對瑞士發動進攻的行為時，發現其所付出的代價，將會導致得不償失的後果，進而達到避免戰爭的目的。另一方面，瑞士政府透過不同的形式宣傳國防政策和總體防禦思想，將國防的相關活動，融合到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得國防意識變為全民的意識，即達到寓軍於民、全民皆兵的目的。此外，瑞士亦對各級官員進行國防教育，規定政府官員和地方首長都要到國防學院接受時間每期 2 至 4 周的訓練，內容著重在於國際形勢、國家安全政策、戰略與資源管理等內容的學習和研究，此舉將有助於決策機關能作出正確分析形勢，規劃與制定正確的國策方針。政府為使國防教育廣泛、持久與正常地進行，於是將國防教育法規化與制度化，使法規成為樹立國防觀念的有效保證，足見瑞士政府所制定的兵役政策即是奠定在全民國防教育的基礎之上，使得瑞士人民可以依循與實踐，進而內化於生活之中。(孫國祥，2007，55-71)

- (二) 以色列：由於猶太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的遭受到排斥、驅逐和殺戮，因此，國防對於以色列人民而言，不僅是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更重要的是為了生存。以色列政府經常會透過展示猶太人在 2000 多年來流散各地所遭受的苦難經歷，向國民特別是青少年灌輸猶太復國主義和愛國主義，並且利用多種形式，以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操和獻身精神，在國家推動宣傳的影響下，使得以色列國軍的社會地位倍受推崇，且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價值，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其從軍服役的態度和經歷，導致人民對於入伍和參加軍事訓練的熱情都非常高。此外，以色列的政府、學校、企業、各種社會團體都願意承擔國防教育的職責和義務，服兵役(包括現役和預備役)是每個公民接受國防教育的主要管道，而這兩部分成員包含以色列 60% 以上的人口數。(孫國祥，2007)

伍、結論

本文運用拉岡所提出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思想與論述，作為思考全民國防教育之途徑，並借鏡於瑞士與以色列二國政府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經驗。研究中有兩點發現，分述如下：

- 一、透過拉岡提出「鏡像階段」過程思考人民與國軍在全民國防的範疇中，存在著一體兩面的角色。在初期階段，人民與國軍的結構關係是分離而不相關的個體，國家安全是國軍的責任，與人民並無關聯；在中期階段，人民在經過基礎的教育之後，發現人民與國軍二者是有關聯性的存在，即人民有義務納稅，國軍有捍衛國家主權，保護人民安全的責任；在後期階段，在有效的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後，人民體會到國軍的組成份子是由來自於社會，人民即是國軍，國軍即是人民，全民國防進入「軍民整合」的階段。

國軍與人民皆須體認軍民本是一體，因為國軍部隊是政府經由徵、募人民而組成之；另一方面，就國家安全而言，國軍與人民是唇亡齒寒、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因此，政府必須重視全民國防教育並且有效的運用政策與作法，將國軍與人民之間的結構關係建構得更為緊密與堅固。

- 二、透過「象徵秩序」中的符號、角色與儀式

的元素，思考與對映全民國防教育，並以瑞士與以色列兩個中小型國家作為模型。雖然此兩個模型的國情、文化與地略存在許多差異，然而，研究中發現兩國的共同點在於全國軍民對於國家安全的憂患意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向心力，探究此憂患意識是源自於歷史經驗的教訓、國際與地略的情勢分析、國家的國防政策與落實全民國防教育等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莫過於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因為無論是歷史經驗、國際情勢與國防政策的推動，皆需要透過教育，方可使得人民建立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念。一旦人民具有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念之後，政府在國防預算的編列與國防體制的整體規劃，如徵募兵制度與民兵訓練等，皆可獲得人民的支持，瑞、以兩國即是成功的模式。此外，瑞、以兩國的政府、國軍與人民在全民國防教育中皆分別扮演著適當而稱職的「角色」，由於此三者對於國防所代表安全的「符號」非常重視，使得政府能透過教育的「儀式」，將國家安全與全民國防的概念確實地教育人民，並且內化於社會秩序之中。誠如拉岡所強調的，象徵秩序是經由個體的規範來調節社會，只要個體說的是象徵秩序的語言，則社會將會以相當穩定的形式而重製，進而接受與內化象徵秩序於潛意識之中。例如，當瑞士外交官說：「瑞士的公民邁出右腳時，是一個公民，邁出左腳時，就是一個戰士。」又如，以色列的軍醫說：「世界上恐怕只有我們這些軍醫在竭力尋找冒充健康人的病兵，而不是揭穿冒充病人的健康士兵。」足見瑞、以兩國在全民國防教育的思維與作法，確實值得取法。

最後，就我國當前所存在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分析，除了海峽兩岸之間存在多年的

政治與軍事敵對狀態之外；近年來，當我國漁民在外海從事捕漁作業時，其生命與財產安全屢屢遭受到臨國的強勢威脅，一旦我方漁民與他國發生衝突時，輕則扣船索賠，重則危及生命安全，此現象凸顯出我國人民在海上謀求生計時，存在著不可預期性的風險，此風險是與國家領土（領海）主權以及國際之間雙邊或多邊的漁權議題息息相關，這些都是國防與國家安全所關注的範疇。因此，本文認為，國人對於我國當前國家安全的情勢應該具備高度的重視，學習瑞、以兩國抱持著「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觀念與態度，透過由上至下的方式，即政府主動積極地主導與推動全面性國家安全的宣教，配合整體而健全的國防政策，使全國軍民具備國家安全與國防的共識，如此國軍在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時，才能事半功倍，進而達到軍民同心，並且有效發揮國家整體戰力，也就是有形的軍備戰力與無形的軍民團結一心齊禦國家之戰力，最終達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的理想境界，實現全民國防教育的最終目標。

6. 參考文獻

- 王國芳，郭本禹合著，1997 年。《拉岡》。臺北市：生智文化事業出版社。
- 杜聲鋒，1997 年。《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習》。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徐瑜編，民國 72 年。《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孫子兵法》。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
- 孫國祥，2007 年。〈先進國家「全民國防教育」成功案例之比較—以瑞士、以色列與美國為例〉。《96 年「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防部編。
- 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華譯，1998 年。《女性主義思潮》。臺北市：時報文化。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US). “The World Factbook.” May 16, 2020.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z.html>>(1March201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S). “The World Factbook.” May 16, 2020.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s.html>>(1March 2017).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 FIS. “Situation Report 2016 of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 FIS.” Switzerland’s Security 2016. February/march 2016.